

林斤澜

文集

小说卷
壹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斤瀾

文集

小说卷
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斤澜文集：全十册/林斤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534-6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8988 号

责任编辑 王 晓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93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2.125 插页 31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34-6
定 价 720.00 元(全十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雪天	1
擂鼓的村庄	10
孙实	19
征粮	30
听报告回来	37
桃园	43
春雷	56
姐妹	75
家信	86
采访	93
一瓢水	101
“骆驼”	113
发绳	126
草原	136
头发丝	149
锄钩	159
还是锄钩	163
杨	167

台湾姑娘	182
甘蔗田	205
敬老院	214
艾桑	219
压车	240
水库故事	252
跃进速写	289
新生	373
和事佬	383
学生的家信	391
绿荫岗	407
假小子	418
钥匙	432
山里红	437
云花锄板	464
魏文学	477
龙鳞	489
教学日记	503
惭愧	515
发火	525
志气	534
铜铃	544
猎	556
菜站	568
赶摆	575
石匠	589

草	597
看羊	608
限三天	613
句点	618
默契	622
大树下	631
游园	636
跑步	645
巧遇	683
一字师	694
竹	705
开锅饼	755

雪 天

年边的两个月中，我到西山脚下的麻庄去了几次。每次我都觉得，唔，觉得自己的思想总是保守了些。第一次去时，合作社的社长李常青告诉我：社是去年办起来的，四十二户，今年本打算再发展三四十户，谁知打秋收到现在竟超过一百户了。李常青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民，他扛过三十年长活，两只手好像老树的枝杈，头发和眉毛像是霜后的秋草；他心地老实，做事正直，因此他的老年的眼神里总是闪着年轻人的爽朗的光彩。对我说了上面那些情况以后，他顿着脚嚷道：“瞧，我多保守！”第二次去时，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传到麻庄来了。七天七夜工夫，全庄的农民一批一批都入了社。这七天七夜里，李常青走马灯似的在村子里转，说不上睡成一个好觉没有。可是他的肌肉松弛的腮帮上，竟像冻柿子一般通红。他总是在百忙中，逮住别人的一句半句有趣的话，哈哈笑几声，他更加三回五次地笑话自己保守了。有一天，他听说市里在做计划，要给各乡安装电话，高兴得坐立不安，见人就告诉：

“到那时候，拿起电话筒，就跟区委书记说上话啦。”

过了三天，我第三次再去时，李常青一见了我就嚷道：

“哈，带你去参观参观。”

说着就使劲把我往农业社的办公室里拉。我半信半疑地问道：

“安上电话了吗？”

我走进屋里，只见八仙桌擦得油亮。原先堆在那里的簿册、算盘都搬走了，连一片纸头也没有。唯有电话机四平八稳地放在桌子当中。我往门边一看，更加吃惊了。条桌上摆着扩音机，话筒，喇叭。李常青右手往电话机上一按，做出拿话筒的姿势，左手勒起右手的袖筒，生怕袖口蹭坏什么似的，回头对我说：

“带照相匣子来没有？”

我最后一次去麻庄时，正是下雪前冻手冻脚的阴天。一进村就听见人们传说，已经转为高级社了。我不禁叫了出来：“怎么这样快呢！”当然，我每次去，好像都这么惊叫过的。我去找老社长李常青，可是哪儿也不见他，我找到村边上，只见灰蒙蒙的天空上，有几块沉重的乌云，不住地往下沉往下沉。已经飘起柳絮般的雪花来了。光秃秃的西山黑着脸。山边边高低不平的小块小块田地上，浮着一层黄沙，风过时，黄沙波浪般滚滚，叫人担心一宿工夫会把田地都吹没了的。啊，景色如此荒凉。难怪这一带是出名的穷疙瘩。地不好，又少。地里的出产自古顾不住一村人的吃喝；因此差不多的人家都养活个把毛驴，往四处驮点东西挣几个脚钱，天长日久，在务庄稼上就越发的马虎了。

我看见离村半里地的小土岗上有个人迎风站着。他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面，黄沙滚滚的田野上，石碑一般立在岗尖。我认出他就是老社长，就走过去叫道：

“瞧什么呀？”

他回头看见我了，可是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愣着没说话。我又问怎么了，他说：

“作生产规划。”

他眯起老花眼睛，像是在往光秃秃的西山头上找寻什么。我问道：

“土薄吧？什么也不爱长吧？”

“六百只羊。”

“什么？”

“现有子母六十二只。开春发展到二百，明年六百。你看看沿山那一溜地，那是三百亩。”

“尽是沙，我真担心一阵风……”刚说了半句，一阵风堵住了我的嘴。

老社长迎风说道：

“那是果园。葡萄、水蜜桃，今年种它一百亩。明年再一百，后年又一百。葡萄二年上架子，桃子三年结果儿。这三百亩果树一起来，全村吃不尽——不是说尽吃果子，是说大家共同富裕了。”

这时雪花已经不像柳絮，蓬蓬松松恰似片片鹅毛了。我正打算提议回去，老社长却往地上一坐。雪花沾在他的稀疏的眉毛上，他一点也不在意。那双半黄的眼睛只管在山边边搜索什么。

“那山嘴子南边，有我的一块破地。二十年前我在那里种上几十棵桃树，差点没把我的老伴儿急疯了。”

我也坐下来了。他出神地接着说：

“她会拾掇果树，她娘家人全会，他们有一套家传的本事。她成天嘀咕：‘扛活扛活，白活一辈子。要是有几棵果树呢，咱在世界上也站住脚步了。’好，东借西挪弄了点本钱，种下了果树，伺候了三年，背上了一身的债。眼见到结果子的时候了吧，人家逼我们立刻还钱，我们卖青也不够还他的。我那老伴儿眼也直了，就跟疯

了一样，一气儿把桃树全给砍了。这一砍她可出了名，谁都知道她脾气犟。也就这样落下了个老毛病，心口疼，打解放才养好了的。这几年我年年评上丰产模范，她出的力气可不小。她犟，就是地边上随手种点大蒜，也要把工夫做够，种出来的蒜头茶碗那么大，也不卖也不干吗，编成辫子挂在窗户上，谁见了也得夸上两句，她听了就乐。去年一办社，上级让我领头。她可想不开了，背着人直抹眼泪，说：‘他爹，人活一辈子图个什么呢？咱不知累不知歇的为了什么呢？谁不省吃省喝的好歹拴个牲口？拴上了牲口再奔个车。谁也指望家是家业是业的。这忽儿地拿去入了，牲口也牵走了，心里头空荡荡的，上不巴天，下不着地。’这些话她不是说着玩儿的，老毛病又翻回来了，心口疼，下不了炕。我请了好些人，党支书、团支书给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慢慢地，她也上社里干活来了。姑娘们管她叫技术员。我嘱咐她技术上可别保守。她总不吭声，那可不是思想里边还有毛病吗？谁知这阵子大发展，闹高潮，又号召作三年五年的丰产规划。她可来劲了，第一是对果树园上心，上果树站看树苗，找技师商量技术，把个小丫头撂在家里，自个吃饭，不小心把开水撒到脚上，烫了一脚的水泡。她说：‘她爹，人活一辈子，不为这个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好为的？’我说：‘你算一个劳动力能管多少树，今年一百亩，明年二百，后年三百，论百的来，行吗？’她说：‘咱三十亩一块三十亩一块，中间留出大道，为什么呢？为的往后开机器到果园里来。将来有了机器，你说一个劳动力能管多少树？别保守了！’她说我保守！嗨，雪大了，咱们家去吧。”

我们走下山冈来。我听见走在前头的李常青独自笑了一声，喉咙里咕噜了句什么。我们走上一条斜斜插在田地中间的小道。这是积年累月用脚踩出来的道路，比地洼一二尺。道上已经薄薄

地铺上了一层雪花，雪花落地时，发出苏苏的像是跟泥土说体己话的声音。老社长说道：

“这条道得搬家。”

好大的口气！

“起东边，由东到西开条马路，好走机器。马路旁边开条水沟，那是干渠。这里乱七八糟的支渠毛渠，全得填的填挖的挖，归到干渠里去。地埂刨掉，把道填平。这里就是一马平川五百亩地了吧？拿来支援工业化，都种棉花。计划一亩收百斤，五百亩白棉花的百斤棉。”

我告诉他，我想起一个苏联电影来了：一片坟场似的乱岗子上，几个青年在那里测量。斯大林来了，他说，这里盖工厂，那边是农庄，……老社长说：

“可不？毛主席一号召作规划，什么都出来了。都说是出名的穷疙瘩，也牧场、果园、棉花什么全有了。地还没变样，人的思想就先就喇地变了呀。早先村里不兴种棉花，管理委员里面，还数我在外村扛活的时候种过几年。那时候一亩地收上二三十斤皮棉，算是拔了尖儿了。这回我琢磨提高一倍，五六十斤，该够劲儿了吧？我老伴儿说：‘为什么不学习新疆生产部队大丰收的经验呢？’我说：‘那不一样，第一，人们多半没正经种过；第二，咱们这儿没有苏联专家指导；第三，人家是解放军，一吹哨就全体集合，说声没有水就挖运河。人家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人。那天，开管理委员会，我提出六十斤。铁锁那个愣小伙子嚷开了，他也搬出新疆的丰收经验。我说，第一，你们多半没正经种过。第二，咱们这儿……我一句话还没落地，铁锁直跟我嚷：第二，没有苏联专家指导。第三，人家是解放军，一吹哨全体集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屋子的人像炸了似的，轰地笑了。我纳闷，这些话没跟别人提过呀。回

头瞅瞅老伴儿，大伙儿更乐了。她呢，正眼也不瞅我，也不笑，说：‘屋顶都要飞了，有什么好笑的？讨论规划嘛，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先别给人家扣个保守帽子。’这是给我一个台阶吧，可我听着‘保守’两个字，还真火辣辣地不好受。我说：‘提高一倍能叫保守？’我那老伴儿有两下子，也不起急也不哈哈，她说：‘对喽，咱们不能瞎起哄，算算细账吧。社长是老丰产模范。你说，一棵苗能结十二三个桃不？’我说：‘要是我种，差不离，敢打包票。’她说：‘一亩地能种三千棵不能？’我说：‘不透风，别指望上十个桃。’嘴里说着，心里也不踏实。这密植，不是搁哪儿也成功了的经验吗？她也不顶我，只慢悠悠地说：‘咱们按照技术规程莳弄，做得到不缺苗，三千棵，一棵十二三个桃，这该多少斤了？’我说：‘谁敢保一棵苗也不缺？缺三不缺四，缺一缺二不算缺。’老话又顺嘴带出来了。其实我也明白这种老话都是旧年的陈历书。缺不缺苗，都在咱们自己的手里。人勤地不懒，只有缺苗的人，没有缺苗的地。”雪下得来劲了。团团块块绣球似的摔下来了。走在前头的老社长又独自笑了一声，喉咙里嘀咕道：“五百亩百斤棉。”我寻思这一片白花的雪，在他眼里又已经是一片棉花了。我脚下踩虚了一步，险些跌了一跤。原来已走到村边，脚下的地忽然洼下了一尺。李常青说：

“这十亩地特别洼，是社里的糟心地，一下雨就成了池子。铁锁那小伙子，说他愣吧，倒挺有心眼。他说就棍打腿，挖个鱼塘吧。我也知道有句俗话：一亩园子十亩地，一亩鱼塘三亩园。可打开天辟地，咱村里没有谁喂过鱼，见也没见过，谁也不摸门儿。铁锁听我这么说，一撒腿就往南区学习喂鱼去了。”

我瞅着脚底下苏苏价响的雪地，想着不久一定会有成千成万的鱼儿，探头舒脑地浮到水面上来咂嘴。我赶紧问：

“学习回来没有？行吗？鱼塘得挖多深？一亩能喂多少条？”

李常青一句也不回答，仿佛全没听见。我走到他身边，看见他那肌肉松弛的两腮，却像小青年一般咕嘟着，稀疏的眉毛下面，眼睛瞪得圆圆的。他心头的烦恼全部现在脸上了。他说：

“开塘搬道整地都不难，就数作规划不容易。为什么？那得克服保守思想。”

“知道了就改呗，那也不难。”

“不难可好。嗨，不是认改就改得了的。头一回闹发展的时候，我估摸低了，嚷嚷自己保守了，我还乐呢。二一回又保守了，得，保守吧，心里也不存什么。可是接二连三，一回又一回，怎么留心怎么犯。我可真着急了，愈来愈听不得这两个字，扎耳朵，起眼里发毛。越怕养成这号老毛病，越当真成了块心病了哩。”

这时我们进了村。街上的雪齐脚脖子深了。我听见人们在窗户里称赞：“好雪好雪。”李常青说：

“上我家暖和暖和。有这么一场好雪，我订丰产计划还打哆嗦，见鬼！”

他住在后街的大院子里。我走进院子，听见几个妇女孩子在齐声呼叫。可是不见人，只见老社长咧开嘴笑了。我掸去肩膀上的雪花，走进屋里，还是没有看见那些妇女和孩子。李常青已经盘腿坐在炕上了，怀里坐着他们的小丫头，那孩子的左脚还绑着纱布，像小牛犊那样，把脑袋在她爸爸胸下抵着撞着。李常青的老伴儿站在炕沿收拾东西。她穿着干干净净的蓝衣青裤，从背后看去，竟像个壮实的青年妇女。她手脚也十分灵活，还没有看清楚在收拾什么，炕头已经什么也没有了。等她回身跟我打招呼时，我看见她的两鬓已经白多黑少了。我吃了一惊。

李常青从他小丫头的怀里扯出一个小本子来，丫头咯咯笑着，

老伴儿叫着：

“别看别看。”

可是本子已经翻开了，老社长眯起眼睛瞧着：

“生字都抄好了，造句呢？”

“不叫看不叫看。”

“看看还看得坏你的？”

“那你看吧看吧，我给你翻。”

唰地一下，本子到了老伴儿手里了。我一回头，跟变戏法似的，不知往哪儿一晃，那本子已经没影儿了。

丫头放声大笑，老社长跟我说：

“脸都红了，人老心少。”

老伴儿举手抹脸，这一抹反倒更加红啦，笑吟吟地说：

“真是的，一拿上笔我就心跳，写几个字还怕人看，又爱红脸，自己也纳闷，七老八十的，怎么跟个小学生似的？”

停了一会，她又问：

“派谁学习饲养去？派定了没有？”

“还没有合适的人呢。”

“要多高的条件？小环不合适吗？要文化，高小毕业，要体格，赛小子。要劳动，起小打狗喂猪。”

“样样合适，单有一条不牢靠。”

我看见他老伴儿往里屋一招手，我这才知道里屋里还有人，刚才的说笑声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只见从门帘缝中飞过一条辫子，辫子上结着红蝴蝶。可是李常青面向着我背对着里屋，只顾说：

“咱们规划喂四百口猪呢，不是闹着玩儿的事。谁当社长也得有个长远打算，应该挑一个结了婚的去。人家大姑娘，又水嫩又有文化，搞对象又自由，不定什么时候，走到区里一登记，飞了。”

里屋门帘掀开了一条缝,我看见了小环姑娘的半张圆脸。她的牙齿狠狠地咬住嘴唇,不知是忍着笑呢,还是忍受结婚啦对象啦这些讨厌的字眼。

社长的老伴儿向姑娘做了个煽动的手势。那姑娘猛地掀开帘子,一个大步来到屋中央,圆溜溜的脸蛋狠狠地绷紧了,嚷道:

“老社长,你保守!”

李常青吃惊不小,腮帮子立刻小青年般地咕嘟起来了,眼睛里透出了着急和烦恼的神气。姑娘又扭转脸儿,瞪着墙角,急急忙忙地嚷道:

“姑娘们爱往城里跑,想到城里去找工作,不错,当然,我承认有那么回事。可那是去年的历书了。现在不一样了。闹合作化,闹社会主义,还往城里跑什么呢?我哪儿也不去,撵我也不走。请您收起旧历书吧!”

嚷完了,走到社长的老伴儿身边,“哧”的一声笑出来了。

李常青说:“丁点大的事,扣上个帽子干什么呢?嚷得街上也听见了。你消消停停地听信儿吧。怎么了?有我的饭吃没有?”

他的老伴儿车转身子,跟变戏法似的,早已一手拿着个海碗,一手端着盘热腾腾的窝窝头,立刻放到他面前了。海碗里的颜色好看极了,各样的咸菜切成丝丝:红艳艳的是胡萝卜,雪白的是白菜,暗紫色的是茄子,水绿的是香芹。上面浇着黄澄澄的辣椒炸香油。我怕他们看出我咽口水,赶紧溜到院子里看雪景去了。

擂鼓的村庄

今年冬天,我访问了永定河边的几个村庄。永定河已经冻冰,可是村庄里却像煮开了一锅水。自从传达了毛主席的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不论山边河沿,大庄子小村儿,都在商量合作社的事情。青年们借个由头,就敲锣打鼓热闹半天。我走在光秃秃的河滩上,常听见苍苍茫茫的树林里,烟雾朦胧的村庄里,传来震动人心的咚咚鼓声。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些不眠的夜晚。

总是一间土屋,大炕占去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地上放张大桌子,堆起簿册、算盘。炕前的地炉上,煤火通红。屋子里总是人来人往。夜深了,会散了,可是人们不走。炉边的白薯煨出油来,花生烤得喷香。人们都成了小孩子,小孩们除夕守岁,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就是不想睡觉。每当谈话停住,觉出夜已深沉时,我总是仿佛听见一种沉着有力的鼓声。夜间当然没有人擂鼓,这是错觉。其实就是你的我的大家的心跳,也就是整个村庄的脉搏。

有一夜,我在河沿的马谷村住。夜深时,老社长撵大家去睡觉,笑着说了一遍,皱起眉头催了一遍,人们方才散了。屋子里留下四个人:一个是会计小杨,高小毕业生,今年刚十七岁,受了二十来天的会计训练之后,当真就把桌子上那一大堆账本拿下来了。

他坐在账本前面时,脸色十分庄重。就是十几个人在他耳朵边一起说话,也不能扰乱他的工作。当他离开账本说两句闲话时,一张嘴就是笑。乡里有句话:一句话一个乐,跟个大姑娘似的。他的簿册旁边,有一只横笛,抽屉里藏着个军号。另外一位是大车队长王金,腰圆膀粗,黑乎乎的棒小伙,脸上有几颗麻子。他不爱言语,可有时说出一句话来,据说能够撞倒墙。他十分信服老社长,吩咐他做什么,总是话才出口,抬腿就走。这两位青年都在左近住家,可是非要搬到社里挤着住。再一个是我。一个是老社长李头,老李早年间给地主扛长活,是个老好的领工,因此大家爱叫他李头。前两年当互助组长,去年办社当了社长,大家还管他叫李头。我跟他不大熟识,光知道他多才多艺,棉花丰产,老玉米全区数第一,就是种两亩白薯,也要闹上万把斤的,别说庄稼地里,来到永定河上,他也是游水的能手。河上搭个便桥吧,还得请上这位有名的桥匠。村里说笑话,说他还有一样丰产,生下子女十个,个个养活得身强力壮。我还知道他是个快活的人。五十多岁了,还一脸的红光。熬上几个夜了,还时常出人意外的哈哈一乐。真是人老心少。再有一点,是我这两天才觉察出来的。他十分熟悉村里的人,熟悉手头做着的事。往往一半句话,心平气和地点明了人家的居心。老老实实的三言两语,说穿了事情的本质。

我们四个正打算铺炕睡下,有人不作声地推门进来。我看得出来大家都有些意外。那人却不言语,叫人摸不透地站在那里,管自往烟锅里装烟。他戴一顶不成样子的大棉帽,耷拉到眉梢,下半个脸上,只见蓬松散乱的胡子。穿一件灰不拉塌的棉袄,肩膀和袖筒,撕了好几个口子,腰里乱糟糟地系着骆驼毛拧的绳子。我想,这是最后来报名的贫农了吧。他装好了烟,凑到地炉子上点火,就势坐在炕沿上。老社长没有像接待别人那样,问声:来报名的吧?